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十三回 試心田少年立志 全孝道三姐善言

卻說女子見仙賜有些畏畏縮縮地不敢上前，倒笑了一笑，自己迎上幾步，說道：「公子原來如此膽怯，難道把我這弱女子，當作什麼虎狼妖怪麼？」仙賜見他儀態溫柔，姿容美麗，料不是壞人。因亦陪笑訴苦，請他指示一條出路。那女子笑道：「我也不是這邊的人，因管花木的老兒是我的祖父，常常領我進這園來遊玩，把園中出人的路徑，都認熟了。因見公子徘徊歧路，意態彷徨，知道一定是迷了路途，不得出去。我從前原也住在公子鄰近，公子每天出入府門，我總看見，所以能夠認識。既是相逢熟人，怎能不指點你一下。不料公子不認得我，反疑我是什麼歹人，懷了什麼惡意，豈不可笑！」仙賜見他如此說了，這才恍然道：「原來娘子還是我的高鄰，恕我眼拙，觀面不能認識，可笑可愧！如今就求娘子指我一條路徑，使得早早出園回家，心感不盡！」女子笑道：「你倒也是一個好人，聽說是老鄰居，就會求人指教。卻不曾問人家一個姓張姓李，你這貴公子闊官吏的氣派，可也不算小了。」仙賜聽了，果然分惶愧，忙著陪笑兒說道：「正是，還沒請教娘子高姓。我是一時情急，不及動問，真個得罪了。」女子笑著點頭道：「這才有些道理。我姓胡，人人叫我胡三姐兒。並沒什麼名號。你愛叫我，就稱我一聲三姐兒得啦！」仙賜聽了，便把胡三姐二字默默的念了一遍，心中卻怪疑惑，以為好人家閨秀，怎有如此不怕羞不拘禮的。想這女子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又想到：「管他這麼多！橫豎我只求他指條明路，出得這道園門就是了。何必瞎費那些心機。」正待想說，只見女子又笑道：「公子轉什麼想頭哩！我又猜中了你的主意，一定是說我這女子這般直直落落，爽爽氣氣地不像官宦人家的小姐姑娘！可是麼？公子，你真是不見世面的人。本來世上能有幾人作官，除了作官的人家，凡是務農作工，趕買趕賣的人家，那裡像你們那麼考究什麼禮不禮的！老實說，我呢，自然不是官宦小姐。但我要也像你們府中那樣規矩，那麼講禮，休說公子今日走不出這道園門，就是公子要想見一見你這位舊鄰人，只怕也是休想！正因我出身不高，只講實事，不重虛文，所以從前能夠認識你的尊容，今兒無意相逢，又能指你路徑啊！」仙賜聽了，自己又是不會說假話的人，只有一味的唯唯稱是。此時女子已送了仙賜一大段山路。仙賜站定腳告辭道：「方才說過，但求娘子指點一言，小於自會尋得出路，不敢勞你遠送的！」

胡三姐兒大笑道：「你們官宦人家，就是這等氣派兒，我瞧不慣。不過送你幾步路子罷咧！也有許多客氣說話的。老實告訴你，這園子路徑，不算分曲折，但陌生的人，光靠幾句指點，卻無論如何休想順順利利的走出門去。你不見前面就有二條岔路，條條可通外面。但是遠近難易，相差得分厲害，而且彎中有彎，岔外有岔，不是步步伴送，簡直說不明白。有些地方連我自己也說不出來！只走到那邊，自然會得明白。不送你行麼？」仙賜聽了這番說話，著實有些躊躇。因為時候不早，寡女孤男，同在這人跡稀少之地談談說說的，一同走著，外觀未免不雅。萬一給皇宮中人瞧見了，越發把女子也害得受個不白之冤。涉想及此，覺得此事分冒險，越想越怕起來。但見女子昂著頭兒，挺著胸兒，大踏步兒在先急行，那神情大有類乎英俊的男兒，絕不像閨閣氣派，心中又著實有些怕他。只得弔著膽子，低下頭跟著他，急急行來！再不敢和他多說話，免得打草驚蛇，惹人起疑！偏那胡三姐絕不理會他這些苦衷。走了一程，一定又回轉頭和他談說幾句。仙賜真是萬分無奈，又不能說你我該避嫌疑的話，只有咬定牙關，有問方答，答完就罷，決不輕啟一言。好容易出得園門，一路之上居然不曾見到一人，仙賜一個心才放落地，心中自然萬分感激那女子。正想開口致謝，不料胡三姐又料知其意，先笑道：「公子，你出了大門打算就用不著人家了，也不會請我到府中坐坐，喝杯茶，吃些點心？那是絕少的花費，卻才顯出公子一家盡是知禮有道的官宦人家哪！」仙賜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等怪話來。照他本心，是很願請他同去，稍伸一點謝意。無奈此去還須經過一條街市，路上瞧見的人，一定更多。

這一男一女先後同行，成個什麼樣兒！但他是忠厚人兒，一點不會敷衍人家，立時之間要他想出一句謊言回覆人家，不但問心難安，而且無能措辭。看那女子卻又熟門熟路，老老實實的趕在仙賜前面去，從容帶路，幸得此時卻不再和仙賜說話了，路上行人可就不甚疑心他倆是同行同道的，仙賜心中稍許安了一些。

不一時到了府門。仙賜的父母正因仙賜一夜未歸，急得要命。此時忽見愛子已回，又帶了個不相識的女子回來，不覺又喜又驚，又疑又怪。仙賜只得把已往情節略說了一遍。又指著三姐說道：「不虧這三姐搭救，兒子今天斷斷不能出園，這不曉得要闖出多大的禍事來咧！」孫杰夫婦方知端的。忙請三姐，雙雙稱謝！三姐方才拜見二老。一家歡笑，開心得了不得。

那仙賜從此為始，把功名富貴、家人兒女的念頭完全看得淡如煙雲，一心一意只想擺脫俗塵，早登仙界。有時也把這層意思告訴父母。羅圓是有根器之人，並且曉得仙賜是神仙所賜，當然不能久於塵世，但求他早日了道，做父母的更有絕大好處。

所以聽了這話，並不分反對。只有孫杰卻不是這麼想法。從前因為沒有兒子急得上天入地，求神拜佛，僥倖得了這個佳兒子，照世俗的眼光，自然希望他傳宗接代，耀祖榮宗。誰指望他家室未成，忽然發生出世的念頭。那麼他夫妻倆近二〇年的一腔熱望，滿腹歡欣，不是全付流水了嗎？他既如此存心，對於仙賜的主張當然根本不能相容。父子倆為這事情倒稍稍存了一些芥蒂。那仙賜立志堅定，憑他父親如何壓制，決難變易初衷。孫杰卻抱定除非自己身死，撒手不管他們的事，此外的日子還在本人主持的範圍以內，決不許仙賜自由自在的做出那種越軌的行動。這其間第一發生的大事情，最為父子相持不下的就是仙賜的婚姻問題。一方既堅決不娶，一方卻急於速成。中間最最為難的自然就是那位羅圓夫人了。同時為這問題牽引出來的更有一樁小小趣事：原來那救出仙賜的胡三姐，自從送回仙賜，得他父母的歡心，請他不時過來玩玩。從此胡三姐便天天來孫家，和仙賜談得非常親熱。三姐相貌既好，人又聰明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不待仙賜開口，已經替他做得非常妥帖，而且不避嫌疑，不辭勞苦。凡是仙賜身上的事情，他沒有一件不幹，沒有一事不做得完善。仙賜本是一個質直無偽的人，因感他前恩，自然好好對待。而從孫杰夫婦看來，卻又各有見解。孫杰見仙賜不願娶婦，偏喜和三姐談笑，只當他是不願娶伯臯之女，想娶三姐為妻，特托修道以示意。那對於伯臯家雖然無言可說，究竟可以止他出家之念，因此於不幸之中還認為一件大幸之事。

他既存著這種念頭，不但不恨三姐的輕佻，反有意促成二人的交好。常常用些雙關語言挑逗三姐。三姐對之，也似解似味，一味和他敷衍。至羅圓心中，卻早瞧透兒子不是那種好色貪淫的人。而認為三姐貪慕榮華，有心自媒，因此分鄙薄他，也用冷言冷語譏笑他，打動他，望他知難而退。偏這三姐分厚皮，管他怎樣譏諷，還是天天過來，和仙賜纏個不清。仙賜對他卻始終是不即不離的神氣。這倒弄得孫杰糊裡糊塗，莫名其妙起來！這天，他實在忍不住了，竟瞞著羅圓把三姐請去，問他可願意作自己媳婦？三姐一口答應。孫杰大喜。仙賜屢次要求出家，近來天天關門閉戶的做什麼煉氣工夫。老漢只此一子，實在不願他丟了現成富貴，卻去訪道求仙。因此拜託三姐好好勸導勸導。看他和三姐情愛最深，也最聽三姐的話，三姐又肯委屈作我家媳婦，那是最好的事。只要從此能使仙賜回心轉意，老漢自有方法和伯親家那邊商量退婚的辦法。將來也決不委屈三姐的。三姐兒聽了這話，倒也面不紅，心不跳，從從容容地說道：「賤妾仰慕公子人才，又承公子不棄，極願充公子姬侍，替大人勸導公子。但伯大夫的女公子訂親在先，如何可以退婚，待賤妾勸好公子，得他心回意轉，然後迎娶未遲。」孫杰聽了，更加喜悅。從此暗暗留心他們的舉動。

日復一日，見三姐仍無什麼動作，仙賜照舊做他煉氣的日課，心中兀自奇怪。正想催三姐一次，打算如何措辭，背著雙手，在廊下踱來走去的有個把時辰，燈光之下，忽見三姐趨入仙賜房中去了。孫杰見三姐深夜至來，並不打量他從哪裡進來，只當今晚好事可成，心中大為寬慰。他便躡手躡腳的立近他們窗口，竊聽他們如何舉動。等了一回，沒甚聲息，忍不住用舌尖舔濕紙窗，向內一望，不覺又笑又氣。原來仙賜正坐在一蒲團上，閉目靜氣地做他的功課。三姐卻立在一旁，做出種種頑皮的樣子，忽而屈體俯身；忽而縱來躍去，只在仙賜左右前後不離方寸的地方。好笑那仙賜先是一無所見，自顧做他的課程。一回兒課程完了，睜開眼睛一瞧，恰巧三姐學著童子拜見觀音的神氣，蹲在他面前，卻仰起頭，朝他微笑。神情非常媚，非常妖冶。窗外的孫杰不覺點點頭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這才有些意思，兩眼怔怔地瞧著仙賜如何對付。只見他睜大了眼珠，並沒露出驚惶的樣子，只慢慢地問了一

聲：「怎麼三姐你又來了？」三姐見問，越發把身子一挪，挪近寸許，一張可喜可嗔的面孔，差不多已貼住仙賜的腰下，卻笑嘻嘻答道：「這麼說我不該來麼？」仙賜又搖搖頭，正容說道：「來是應該來，就不該在這個時候來。三姐聰明規矩，難道連個男女嫌疑也不曉得避忌嗎？」三姐聽了，越發把身子扭得軟綿綿地發出一種蕩人心魄的嬌聲，說道：「公子怎麼反說呆話？人生世上無非為的尋快樂，百歲光陰，瞬息即過，不趁年輕時候尋點開心事兒幹幹，到老來就有這種興致，再沒那副精衝，也只落得個和草木同腐，有誰說你一聲規矩呢？好公子，莫再癡迷了，須知良宵難得，好事難逢！你我萍水相逢；漸成莫逆，本非偶然之事，一定有些前緣在內，公子如此拘迂，豈不辜負我一片好心。」

仙賜聽說，也不動怒，也不驚惶，仍舊行所無事似的，兀坐蒲團，搖搖頭說道：「三姐盛情，我已心領，越是領你盛情，越不敢害三姐為不貞不潔的淫奔之女。所謂人各有志，不能強勉。時候不早，三姐久留無益。萬一鬧得裡面眾人知道，三姐體面須不好看相。」仙賜說了這句，又低下頭，默不出聲。這時窗外的孫杰急得要命，恨不得跑進房去，吩咐兒子說：「這是我要他如此幹的，你可不能違拗我啊！」想了一回，又恨了一回，再看看窗內，只見三姐歎了一聲，忽然拿出婦女們看家的本領，一霎時兩淚交流，淒然欲絕，嗚嗚咽咽地說道：「我非下賤之人，今日之事，也非蓄意淫奔，公子把驚動眾人這話來唬我，可知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奉命而來，便見老大人面，也沒甚過失的。這話卻休提他，再請教公子，你說的人各有志這四字是怎麼解法？」仙賜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三姐不用和我辯口，三姐這般聰明人，難道還不曉得我連原配未娶的妻子都不要了，那都為的什麼？難道還能和三姐有甚苟且之事嗎？」

三姐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公子說的乃是什麼求仙訪道那句話兒？那真可笑極了。莫說世上未必有真仙人，即使確有其人，確有其事，像公子這等嬌嫩之體，柔弱之身，怎受得修仙之苦？這還就你本身而說，還有你老大人從有了你這兒子，教養撫育，不曉費了多少心血，無非為的想你早娶早生，傳宗接代，使他老人家也得早點享那抱孫之樂。那是何等熱切真摯的情義！公子便真要出家，至早也得等兩位老人百年之後，喪葬完畢，自己再有一兩個孩子，孫氏的香煙可望綿續，那時才可問心無愧，歡喜上天入地，遊八荒，游四海，成神作仙，自在逍遙，一切都由你自己作主，姐哪一個敢說你半個不字。若如現在情形，公子的心事，和老大人的心事，完全處在反背的地位。我還聽人說，公子如決定出家，老大人便和你老命相拼。請問公子，你可忍心做這殺父的事情嗎？」三姐說到這句，略略頓了頓，朝仙賜看了一眼，仙賜神情稍許一變，也似乎有點驚心的光景。

窗外的孫杰，卻喜歡得幾乎喊起好來。又聽三姐再逼緊一步問道：「公子怎不說話，難道我這樣透澈的話，公子還不相信嗎？」仙賜此時面色又回了過來，仍和常時一般，仰天大笑道：「這才叫人各有志啊！」三姐聽了，不覺愕然良久，方道：「公子還說這話，可見是一點沒有回心。公子，我再告訴你一句話，似你果然是大有根基的人，可也知道我胡三姐眼前道行，大可作得你的師父哩！哈哈！面前有仙不肯拜，反口口聲聲要入山投林，棄別父母，遠求不可必得的神仙，真個可算得愚昧之極了。」仙賜見說，倒也猛然一驚，不覺又仰起頭來，朝他注視幾眼。

三姐笑道：「我知公子一定不信我有什麼道行，但這不是可以胡說的事情，公子要怎麼試驗都得，不過試出之後，公子能夠認得我是仙人，就該拜我為師，一切事情聽我吩咐。公子可能依得？」仙賜正色道：「三姐莫說戲言，若說三姐真是仙人，仙人自有名山洞府，可做的事情太多，為什麼有工夫天天和我這凡俗之夫纏在一處呢？」三姐又笑又歡說道：「所以你這個人哪，真要算得聰明中的笨人。說句老實話，我正是為了你的前程而來啊！大凡成仙之人，果以童身為貴，但也有娶妻生子，仍不害其修道的。倒是那種專顧自身，忘了父母深恩的不孝之徒，卻為神仙所最恨，就令□世童身，千年功行，畢竟還是不成氣候。公子見理最明，讀書頂多，可也聽說自古以來，有個不孝父母的神仙麼？」孫杰在窗外，立得足都酸了。聽了這幾句話，覺得非常明白痛快，心中大悅，連辛苦都忘記了，怔怔切切地再向內偷看。只見仙賜睜開兩眼，向三姐打量多時，仍然緊閉雙目，不則一聲。

三姐見他如此堅決，倒不知不覺點了點頭。忽然轉為怒容，也不管三七二□一，上前拉了他一把，把個仙賜提開蒲團，宛如老鷹攫小雞一般。仙賜竟連一點抗拒力量都沒有。卻也萬料不到日常會面的胡三姐，竟是一位尚武多力的女英雄，心中一駭，忙說：「三姐不要動手動腳。我孫仙賜也決不是受人利誘威脅，容易變節的人！三姐便殺了我，我也沒有悔心的。」三姐見說，真個張口一呼，吐出一把小寶劍來，迎風一晃，便變長□多倍，寒光閃閃，令人股慄。三姐手持劍柄，向仙賜一指說道：「軟說不成，只索硬做，限你一刻時答我。你若知趣，馬上和我成婚，我將平生習練的仙法都傳授與你，一般可以成仙；要是不然，這劍鋒可不認識你是公子貴人哪！」仙賜見他有此絕技，方知三姐是劍客一流人。但既為劍客，怎又如此下賤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。那窗外的孫杰卻已嚇得索洛洛抖戰不止。初時早想推門進去，替兒子說句好話。後來見三姐限他一刻時，便想再看他一個最後的答復，又知三姐如此愛惜仙賜，決不致輕傷他的性命，倒把膽子又放大了起來。

再聽仙賜慨然道：「原來三姐真是劍仙，弟子倒失敬了！但弟子曾在師尊面前設過誓，受過訓，此生不敢接近女色。如有違背，師尊的劍光，只怕比三姐的寶劍更厲害些！他這一聞消息，那怕千萬里外，劍光一至，頃刻可以殺身。弟子與其失身死於師尊之手，還不如保此可貴之體，受你三姐一劍，九泉之下得逢師尊，或者他老人家念我堅心苦志，總會替我想個方法超度我的！那時我也決不敢抱怨三姐的呀！」三姐見他如此堅決，卻也轉怒為喜。忽然退後三步，收劍入口，輕輕一笑說道：「公子原來真是奇人。實不相瞞，方才種種，都是我有心試測你的道心。你年紀輕，道力淺，竟有這樣膽氣，那般決心，將來前程真不可量。我倒失敬了。」仙賜聽說，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，含笑拜謝道：「三姐果是上仙，弟子不才無識，剛才語言無狀，開罪太多，萬望三姐恕我。」三姐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你和伯小姐一段姻緣乃是上天注定，要避也避不了。你若信我的話，這段俗緣倒是了得越快越好。」仙賜沒有答言。

那窗外的孫杰卻被三姐弄得如在五里霧中。未知胡三姐什麼意見，卻聽下回分解。